

# 梧脚架伴我走过惶惑岁月

■贺彦豪

在闽南泉州,不论是古朴民居,还是繁华街巷两旁,总能见到一种由立柱支撑、遮风挡雨的长廊,泉州人亲昵地唤它“梧脚架”。如今漫步在梧脚架下,那些难以磨灭的旧日时光,总会悄然涌上心头。这绵长的梧脚架,藏着数百年的建筑智慧,早已融进古城的风骨与血脉。

“梧”字大有来历。我曾结识一位杨姓地方文史专家,他向我细说:“宋代《营造法式》里称其为斜柱,并列有五个名目:斜柱、梧、连、枝椏、叉手。《后汉书》中‘炳乃故升茅屋,梧鼎而爨’,这里的‘梧’,便是支撑、托举之意。”他既通文史,又熟悉本地风俗,缓缓讲道:“遥想古时,先民们在店铺、屋舍门前,用斜柱与横杆,撑起草棚、竹篾棚或布帆搭就的架子。这是亚热带、热带地区常见的延伸构造,晴时遮阳,雨时挡雨,为生活与生计撑起一片阴凉。宋元时期,刺桐港千帆竞发,商贾云集,本地商户与远来的阿拉伯、波斯商人,为在烈日骤雨中招揽顾客,陈列香料、象牙、珠宝、丝绸等异域奇珍,便在店前搭起简易的遮雨遮阳棚。只是简易材料经不起风雨侵蚀与时光消磨,渐渐便融入建筑主体,在屋外形成稳固实用的廊道,成为人们日常离不开的空间。这份生活智慧,在八闽、岭南乃至南洋诸岛广为流传。后来,这种带连续廊道的多层建筑,被称作‘骑楼’,而在泉州,人们



(视觉中国)

依旧守着‘梧脚架’这个古老又亲切的叫法。”

听罢一席话,我心中豁然开朗。历经数百年演变,泉州人始终珍藏着“梧脚架”这一称谓,它来自烟火人间,凝聚着先人顺应自然、巧思营生的智慧。

当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中将“东方第一大港”的盛名传向欧洲,刺桐港的商人们已在桅杆之下,搭起最早的梧脚架。它如一把撑开的巨伞,为往来商旅挡住烈日骤雨,也为这座城撑起一片包容开放的天空。

当“番客”们携着南洋的积蓄与乡愁归乡,把南洋“五脚基”骑楼格调与闽南红砖古厝相融,每一根廊柱、每一方红砖,都系着对故土的深情。梧脚架,成了下南洋之人的“归乡廊”。

夏日黄昏,老人们搬出竹椅茶桌,在梧脚架下“话仙”,摇着蒲扇,看行人往来,谈古论今;孩童们在廊柱间追逐嬉闹。梧脚架,早已是泉州人刻在心底的集体记忆。

犹记当年失学的日子,时光漫

长而茫然。吃过早饭,我便与伙伴沿着中山路连绵不断的梧脚架,从钟楼缓步走向南门,再原路折返。有梧脚架遮护,日晒不着,雨淋不到,脚步也变得从容。一路走走停停,被街边新鲜事吸引,便驻足观望,回到家中常常已是正午。这梧脚架,是街道的风景,也是可穿行的街道。它如一道沉默坚韧的屏障,将喧嚣与风雨隔在外面,只留一段安稳、从容的行走天地。

退休之后,我喜爱游历四方,走过国内外许多城市,却很少再如家乡般的梧脚架。各地街巷风貌各异,自有韵味。有位导游曾说:“一座城的街道,藏着它独有的气质。”于是每到一城,我总爱漫步街头,细细品味街巷风景。

有人说,街道是城市的血脉,街巷是城市的年轮。无论晨风轻拂,还是暮雨潇潇,不管世事如何流转,这古老的梧脚架始终静静矗立。它无言,却以宽厚的怀抱,陪我走过那段迷惘彷徨的青春,成为惶惑岁月里,最安稳、最温暖的慰藉。

# 木棉灼灼 正气千秋

■余金荣

时隔二十载,终得旧地重游。

二十年前,亦是这般春日。身后跟着一班嬉闹的学生,眼要顾着孩童嬉闹,心要数着人头,步履匆匆,无暇旁顾。园中的碑石、石像与草木,皆成了模糊的背景,一晃而过,未曾留心。那时我所知的俞大猷,只是课本上的一行文字——“抗倭名将,民族英雄”。

此番再至,与一众朋友同行,步子慢了,心也沉了下来。

最先撞入眼底的,是两棵木棉。

枝干笔直向天,无半分弯折,似憋着一股浩然正气,执意刺破云天。花开正盛,满树彤红,烈而不艳,孤而不冷,红得坦荡,红得凛然。立于树下抬首,花瓣簌簌坠落,悄无声息,却沉甸甸坠在心上,分量远胜金石。

我忽然觉得,这树,便是他了。

俞大猷。

从前我只当他是横刀立马的武将,刀光凛冽,杀伐果决,便是英雄该有的模样。可这一次,站在纪

念园中,看他的生平从碑石文字间缓缓铺展,才惊觉昔日认知,浅薄至极。

他五岁开蒙读书,习《易》、研兵法,并非死记硬背,而是让文墨风骨扎根心底。少年时便跻身“温陵十才子”,是文人雅士的风流,绝非赳赳武夫的粗莽。乡人唤他“俞大胆”,说他在清源洞巨石上纵身练胆,可我深知,那胆气从非匹夫之勇,是读书人养出的浩然正气——二者之别,天差地远。

后来他考中武举,策论中落笔便是:“重正气,轻血气。”短短六字,他守了整整一生。

我立在展柜前,望着《正气堂集》《洗海近事》《续武经总要》那些泛黄的书页,心头忽生惭愧。二十年前匆匆而过,我连驻足一瞥的工夫都没有,只觉武将何须著书立说?如今方知,他先是心怀丘壑的读书人,而后才是披甲上阵的将军。他手中的剑,斩倭寇狼烟;他手中的笔,书家国心气。

《舟师》的雄浑,《咏牡丹》的

孤高。他从不以文人自居,亦不恃武将自傲,以文载武,以武护文,文武风骨,在他身上融成了最和谐的平衡。

最让我动容的,从不是他的战功。

是守御金门的年岁。他不用兵戈威压,只以孝悌诗书教化民风,不过五载,便换得境内“五年无讼”,百姓安居乐业。

他与戚继光并称“俞龙戚虎”,双龙破浪,平定倭患,心中所求,不过是“海波平”三字,刻入沧海,便已足矣。

我们看英雄,总偏爱刀光剑影、金戈铁马,那些轰轰烈烈,最易被铭记。可真正撑起赫赫战功的,是那些看不见的风骨:是少年时浸过的书香,是心底养出的浩然气,是体恤百姓的温软仁心,是为国赴难的义无反顾。

这些美好与风骨,唯有慢下来,静下心,才能看见。

我静立良久,未曾言语。心底有一脉清泉缓缓流淌,如清源山的虎乳泉,细而绵长,悠悠而下,不知流向何处,却笃定,永不停歇。

# 心中常驻的榕树

■杨剑辉

我的家乡是闽南惠安的一座小村庄,山海相拥。旧村口曾有棵三人合抱的古榕树。父亲说,他孩提时常在那宽大的树杈上酣睡不已。这棵树足足历经五百载风霜,像一位不老的老者,阅尽人间世事变迁。可惜在20世纪50年代末被轰然伐倒,当作柴火燃烧。而今只留存在父辈的记忆深处,成了一道无法愈合的念想。

我虽未亲见,却深知它的威仪,因为在闽南地区,村落与榕树,是一种常见的共生的风景。父亲说,清代顺治年间,我们的村庄居住的是别的族人,后来从附近的村庄渐次迁来杨氏的人家。后来别的族人渐次搬走,杨氏在此安居乐业。旧村口这棵古榕树,便是这方水土变迁最沉默的见证者。

说来很神奇,村里有纷争,在那片浓荫底下理论,再大的火气似乎也会渐渐消融,再难解的疙瘩也容易说开。久而久之,村里人往往不约而同地聚到榕树下理论。树荫如盖,仿佛是天然的公堂。你一言我一语,争得面红耳赤,榕树却始终静默。它不偏不倚,仿佛早已洞悉一切是非曲直,却只用宽阔的胸怀包容着所有的喧哗与叹息。除了慰藉心灵,听村里老人说树皮还可入药,叶片也能疗疾。一代代孩童在榕树下嬉戏,它又变成最温暖的乐园。在闽南语中,“榕树”发音与“情树”相近,这朴素的称谓里,藏着村里人对古榕树刻入骨髓的深情。

其实榕树的文化,源远流长,千百年来,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对它礼赞有加。诗人叹其“在一邑则荫一邑,在一郡则荫一郡”的包容之德。在闽南寺庙常见“榕包塔”现象,即种子落于石塔而生根,渐渐包裹整座塔,成为吉祥共生的象征。相比于榕树的包容精神,我更赞叹榕树的坚韧与重生。记得有一年台风席卷泉州,清源山风景区多株古树倒伏,其中一株230年的古榕被连根拔起,却奇迹般死而复生,还有不少绝壁石缝中随处可见的绿榕,于台风中扎根,将生命举成绿色的火焰。

少林寺大雄宝殿前的榕树,则让我对生命有了更深的认识。东侧榕树垂着万千气须,如天地丝弦,流淌着绵长乡情。每一根气须都是对故土的念想,触土生根,一木衍百千,成了游子扯不断的根。西侧老榕无须无蔓,枝干盘曲如虬龙,将力量内敛,修得禅的境界。

年少时爱繁花的灼烈,年长后才懂榕树的静谧。它不争不抢,却让天下莫能与之争。树荫之下,时光凝滞,光阴浸润。那情与禅的交响,如覆心尖的荫凉,温柔而绵长,久久不散。

榕树不语,却以千年的生长,为世人诠释了何为包容,何为坚韧。它是乡土之魂,亦是我们永远的精神原乡,无论你漂泊异域,远离他乡,它都带你温馨入梦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  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